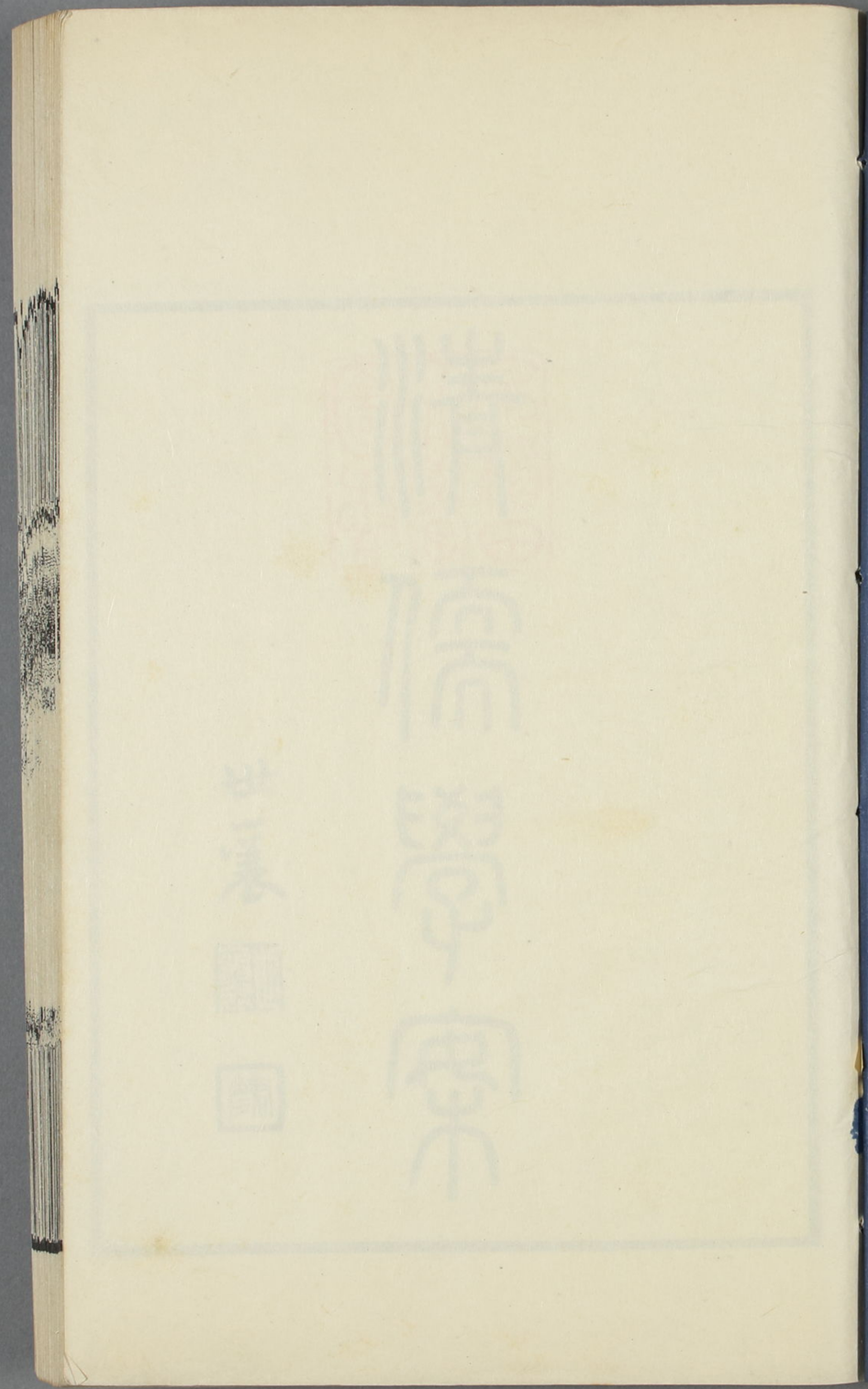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1



清儒學案

世襄題簽

門號 口12 3276 卷 1

清儒學案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所賦於人者謂之性盡人以合天其進焉有程其行焉有軌體天地以爲化育謂之道範天下之人使循是道以復其性作之君謂之政作之師謂之教五三之盛君天下者卽師天下者也故政教合於一而俾天下之人心悅誠服磋磨漸漬畢生而莫之殫究者謂之學政無異術教無異師學亦無異趨循是道而復其性而已矣周室既衰孔子以無位之聖人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於是政教始分戰國叕亂諸子爭鳴雖復放拘譬盪然莫不有牖世之志漢興表章六經而定一尊宋以來乃專言性理以別於漢謂之道學要之實事求是與格物窮理其爲學爲用未甚遼絕也上者則正誼明道以風化其下下者則審端致力以扶護其上是故分者其迹

而終有以相成用之合則治時有不用用之而不合則不治雖不治而爲學未嘗間息焉特政教之分也既久學在於下之日恆多至有清

聖祖仁皇帝以乾德之中躬儒素之業少而好學至老而不休御經筵者四十年成圖書者萬數千卷觀摩朱子之言擷其綱領推其說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矣上而天象地輿厤算音韻禮樂兵刑農桑布帛之要下至射御醫藥術數游藝庶卉滿蒙西域外國之文殆無一不通方合莫窮流溯原其於易註道統臣工之作也辨之惟恐其或疏其於演算也夙夜孜孜積草盈篋夫以萬乘之尊萬幾之重誰爲爲之而不自暇逸孰或勸之而不少憚煩微論春臺熙皞政教之所敦卽絜矩於當時箸作之林實已兼容並包深造其極謂爲天縱之聖豈過諛哉於時南北儒碩生際剏復招弓旌而不至隱巖野以潛修然其聲聞學說因此益彰例以爲漢制作之前言詎止升平之黼黻耶在朝則貞庵環溪孔伯稼書敬庵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健庵厚庵通經以致用者也在野則夏峯黎洲亭林船山兼體用之大儒也梓亭楊園二曲關閩之遺也習齋恕谷艱苦卓絕別闢門庭而不詭於正者也宛溪東樵季野潛邱史家之才也曉庵勿庵疇人之師也西河竹垞堯峯望溪文學之選也份份焉郁郁焉庶幾與西京北宋比隆也矣而凝齋可亭健餘榕門猶及先朝之矩矱乾嘉之世精研攷證風尙稍異治經則味經讓堂撝約伯淵次仲皋文里堂訓詁則若膺未谷石臞蘭皋攷史則謝山西沚竹汀二雲金石則德甫覃谿虛谷鐵橋校讐則紹弓澗蘋述學則容甫鄭堂而愼修導之先河東原繼之後勁曉嵐芸臺則

又爲之樞紐者也道咸學者思駕東漢而上之有所謂微言大義之學微言則强六經以就我大義則頗矯異於宋儒陳義甚高張之別幟他如申耆星伯石洲願船之於地理茗香方立君青嘯山王叔之於厤算則亦各擅專長而求闕挺生其間博文以約禮信道而尊聞嘗欲以班馬之文章發程朱之義理其爲聖哲畫象記直足以牢籠百代經緯萬端使後之學者師其人讀其書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至先正事略一序於淸代之達人傑士悉推本於

聖祖教育而成由斯以觀先君後臣若合符契是則

聖祖之敎涵育於二百餘年者信而有徵矣凡斯舉譬竝取宏規自餘諸家各隨所造猶之泰岱之接徂徠大江之納漢水而元和之惠氏績谿之胡氏寶應儀徵之劉氏累葉傳經蔚爲盛

業其曠代之星鳳乎夫經正民興斯無邪慝顧盱衡斯世新知競淪物奧偏明爭競之器愈工卽生民之受禍益烈狂瀾旣倒孰障而東世昌曩在京時輒欲以聖賢義蘊提倡流布置郵於遠方側聞歐美才儁久尊孔敎名區巨鎭多建中國學院廣運書籍爭事研摩交治大同輝映壇坫此以知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矧生爲仲尼之徒寧可舍本逐末哉記有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吾國三百年來名儒輩出遠紹宋明上迄諸家班班可考竊不自揆謹撮舉其言行著作鉤玄提要彙爲一編以繼黎洲二書之後願與當世學人共相參攷俾知學術爲天下之公殊塗同歸咸主於有用因學以明道修道以爲敎冀以端本善俗範圍曲成凡屬斯民各盡其天畀之聰明尊所聞行所知皆優游於禮讓道德之中用臻一代文明之盛豈不懿歟戊寅

月天津徐世昌

清儒學案凡例

一是編以從祀兩廡十一人居前崇聖道也自高棠旃以下則以生年爲次不得其年者則以其生平行誼及與交游同輩約略推之不以科第先後者例不能括也全唐詩以登第之年爲主於是文房遠在李杜之前浩然遠在李杜之後豈其所哉

一夏峯已見明儒學案而是編取以弁冕羣倫以蘇門講學時入清初謹取靖節晉宋兩傳之例學案小識不加甄錄蓋有門戶之見存非以其重出也次青論之韙矣

一諸儒傳略取材於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洛學編濂學編學案小識先正事略之名儒經學碑傳集之理學經學續碑傳集之儒行經學去其複縟表其粹美大

抵著者八九而不著者一二經解兩編作者畢舉疇人三傳
家數多同至儒學傳稿雖未梓行而足備一代綱要清史列
傳雖出坊印而實爲館檔留遺引證所資無妨愼取斯二書
者亦參用之
一清儒眾矣無論義理攷據高下自足成家第欲遠紹旁搜譬
之舉網而漁不可以一目盡所謂不著之一二非故擯棄也
或聲聞不彰或求其書不得如都四德黃鐘通韻之類遂付
闕如
一家學濡染氣類薰陶凡有片善偏長必廣爲鉤索或遇之文
集或附載序跋而名不見於上述諸書者十之三四非曰發
潛闡幽亦寧詳毋略之義
一上述諸書體例各異其中有分門類者如卿相中之湯文正

魏敏果紀文達阮文達曾文正張文襄下至監司守令若唐
確慎羅忠節徐星伯武授堂之倫並依官爵猶漢之魯國唐
之昌黎不入儒林固史法也是編以學爲主凡於學術無所
表見者名位雖極顯崇概不濫及
一古人爲學不以詞章自專長卿子雲包蘊甚廣自范書別立
文苑一傳遂若斷港絕潢莫之能會而秋孫叔師豈遽遜於
子嚴敬仲清代文章號爲桐城陽湖二派證以錢魯斯之言
則二派固自一源望溪之於三禮姬傳之於九經卽不與婺
源同科亦何異新安正軌前乎此者堯峯經術與望溪疊矩
重規並平此者子居究心三代識解獨超後乎此者柈湖子
序風詩傳記根柢亦深惟冰叔縱橫之氣爲四庫提要所嗤
然極其意量雪苑未可抗衡是編於文苑中人亦加甄綜必

其文質相宣無愧作述之美其餘附見未必盡純要之空疏而徒騁詞鋒者寡矣

一明儒學案通以地望標題其淵源有緒者則加之曰相傳同時者則否其不相統系者則曰諸儒其以字標題者惟止修蕺山二案宋元學案或以地或以謚或以字爲例不純諸儒則累其姓於上步趨班范而意過其通是編標題以字稱曾爲宰輔者以縣稱二人合案者亦以縣稱諸儒以省稱參酌黎洲謝山二書而折衷之固無取因襲也

一宋元學案附案之類有六曰學侶曰同調曰家學曰門人曰私淑曰續傳而於居首之人大書其前曰某某講友某某所出某某所傳某某別傳其再傳三傳者又細書於其下詳則詳矣其如案何以視黎洲明儒學案緐簡頓殊今於附案之

人別爲五類曰家學曰弟子曰交游曰私淑亦足以該之矣刪緐就簡由親及疏合而觀之後生或越前輩別類觀之仍以生年爲次義例相符

一宋元學案每案之前必爲一表以著其淵源出入支分派別瓜蔓系聯力至勤意至善也清代學術宏多非同道統之有傳衍是編於授受攸關而別在他案者則分類列舉不復表於卷前然或居附傳之前或居附傳之後或錯綜各傳之間或以所見先後爲次或以生年先後爲次當屬稿時隨筆記載不拘一式迨書經墨板改刻良難閱者諒之

一學案大旨以尊統卑其祖若父若兄學術聲名不足以統一案者則載之子弟傳首其子孫不別爲傳者則附之祖父傳末目中不著其名名遺而實不遺也亦有兄弟齊名未可軒

輕則比肩居首分系諸徒是編所舉二高三魏之屬六家而已交游相附但視所長年輩後先無事拘執

一諸儒著述詳敘傳中已刊行者舉其卷數異同多寡間爲更定設其書僅有傳稿若存若亡或僅見書名未知成否則別爲未見以待續攷然書籍浩緐雖八道以求而一時難得以黎洲之通博猶失朱布衣語錄韓苑洛范栗齋諸集矧在寡陋頗囿見聞海內鴻儒幸賜匡正

一甄錄著述蓋有二義一其書貫串未容翦裁如禮書綱目廿二史攷異之屬則取其序例以見大凡一其書美富不勝標舉如日知錄東塾讀書記之屬則擇其尤至以概其餘凡近於帖括者雖經不錄也近於評隲者雖史不錄也清儒序跋最爲經意自序必詳爲書之綱要爲人書序必爲之說以相資此固徵實之學大啟後學之塗徑故足取焉

一采纂諸書必求原本正續經解多割棄序跋而所收札記文集雖經抉擇往往未睹其全後出單行每堪補訂其未見之書或有序跋載於文集刻之叢書如說文統釋之屬則記注其下庶免疑誤將來其文集不傳而得篇章於總集選本者題曰文鈔亦同此例

一采纂諸書略依四部排比先專著而後文集書名與正文平寫序例視正文文集亦平寫其篇目則抑寫以爲區別然清儒文集編次多規仿經子如述學述林之屬力避文集之名若概稱曰集似違作者本意宋元學案盡依原目不取通稱深合名從其實之義是編於各傳後所採著作悉已於傳中標明其名實固可攷見焉

一采纂諸書其原刻大書細書平寫抑寫體式互有不同是編
義取整齊輒復變通期臻畫一
一是編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
儒案六十八人凡二百八卷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

卷一
孫奇逢夏峯學案
附孫博雅　王餘佑　魏一鼇　耿極　張果中　薛
鳳祚　馬爾楹　高
光　崔蔚林　趙御眾　杜越　李封　張潛
許三禮　胡具慶
卷二
黃宗羲南雷學案
附黃宗炎　黃宗會　黃百家　萬斯選　陳赤衷　李
鄴嗣　邵廷采　陳錫嘏　鄭梁　陳確　屠安
世　鄭宏　葉敦艮　劉汋　陸符　萬泰

陳之問　賈潤
卷三
陸世儀桴亭學案上
卷四
陸世儀桴亭學案下
附許焜郁植王師柱孔興綱邢衡沙
張白曹禾湯誥龔士燕陳瑚盛
敬江士韶王育郁法文祖堯陸元輔
吳素貴蔡所性馬貢圖楊世求徐世沐
卷五
張履祥楊園學案
附張嘉玲姚瑚顏鼎受顏統錢寅祝
淵淩克貞吳蕃昌何汝霖沈磊邱
雲屠安道呂璜呂留艮陳櫟陳梓
范鯤邢志南祝洮蔣元
卷六
顧炎武亭林學案上
卷七
顧炎武亭林學案下
附潘耒歸莊吳炎潘檉章朱鶴齡楊
瑀傅山路澤農吳任臣張弨王宏
撰李因篤馬驌汪琬徐元文陳芳績
陳啟源黃汝成
卷八

王夫之船山學案
附王敔羅瑄章有謨唐端笏周士儀錢
澄之王文清
卷九
湯斌潛庵學案
附湯溥湯準湯恆泰王廷燦耿介田
蘭芳竇克勤姚爾申
卷十
陸隴其三魚學案
附周繇趙鳳翔程儀千張慧王原瞿
天潢倪淑則李寶金潮吳台碩席永
恂侯開國張昺徐善建曹宗柱陸奎勳
周梁張雲章馬爾恂馬子騭王素行陳
嘉綏焦袁熹沈近思楊開基吳光酉
卷十一
顏元習齋學案
附王源鍾錂李明性張羅喆張起鴻呂
申王養粹劉崇文陳之鋐喬已百張鵬
舉惲鶴生程廷祚
卷十二
張伯行敬庵學案
附張師載鄭文炳費元衡冉覲祖陳鵬年孫
嘉淦
卷十三

李 塨恕谷學案
附 馮 辰 劉調贊 鄭知芳 錢 煌 閻 鎬 王
復禮 郭金城
卷十四
高世泰 高 愈無錫二高學案
附 張 夏 吳曰慎 汪 燧 施 璜 顧 樞 秦
鏞 胡時亭 嚴 穀 惲日初 龔廷歷 湯之
錡 華學泉
卷十五
刁 包用六學案
附 刁再濂
卷十六
張爾岐蒿庵學案
附 劉孔懷 李煥章
卷十七
應撝謙潛齋學案
附 應禮璧 應禮琮 淩嘉印 沈昀 沈士則 姚
宏任 秦雲爽 施 相 徐 介 沈 佳 沈蘭
彧 陸 寅
卷十八
謝文洊程山學案
附 宋之盛 甘 京 封 濬 黃 熙 危龍光 曾
曰都
卷十九

魏裔介相鄉學案
附 魏荔彤 張能鱗
卷二十
魏象樞環溪學案
附 魏學誠 郝浴 于成龍 張貞生 陳廷敬
卷二十一
施閏章愚山學案
附 施彥恪 施念曾 袁繼梓 陳宏緒 王士禎
卷二十二
魏際瑞 魏禧 魏禮 寧都三魏學案
附 魏世傑 魏世儼 彭士望 林時益 李騰蛟 邱維屏 彭任 曾燦 梁份

卷二十三
張烈孜堂學案
附 馮濂
卷二十四
黃生白山學案
附 黃承吉
卷二十五
毛奇齡西河學案上
卷二十六
毛奇齡西河學案下
附 陸邦烈 章大來 章世佐 方桑如 毛驌 毛際可 張杉 劉漢中 來蕃 徐緘 方

邁 屈復 范家相
卷二十七
顧祖禹 宛溪學案
附 黃儀
卷二十八
范鄗鼎 婁山學案
附 范翼 閻擢 李生光 党成 曹續祖
卷二十九
李顒 二曲學案
附 王心敬 惠龗嗣 張珥 李士瓚 馬稑 李
修 王吉相 甯維垣 徐超 張濬生 陸士
楷 吳發祥 王所錫 劉鑲 白奐彩 党湛

王化泰 王四服 張承烈 惠思誠 李柏
吳光 陸卿 穀泰松岱 楊甲仁 駱鍾麟 蔡
啟肩 王承烈
卷三十
張沐 起庵學案
附 李經世 黃本詡 李來章 劉宗泗
卷三十一
王錫闡 曉庵學案
附 徐發
卷三十二
朱彝尊 竹垞學案
附 朱彝鑒 朱昆田 朱稻孫 曹溶 徐善 李

艮年　盛楓　鄭元慶　喬萊
卷三十三
徐乾學健庵學案
附黃虞稷　顧湄
卷三十四
萬斯大鄞縣二萬學案上
附萬言　萬經　萬承勳　陳紫芝　張汝翼　仇兆鼇　范光陽
卷三十五
萬斯同鄞縣二萬學案下
附溫睿臨　劉獻廷
卷三十六
胡渭東樵學案
附胡彥昇
卷三十七
梅文鼎勿庵學案
附梅文鼐　梅文鼎　梅以燕　梅穀成　劉湘煃　陳萬策　陳厚耀　揭暄　方中通　湯濩　袁士龍　孔興泰　毛乾乾　張雍敬　楊作枚　丁維烈
卷三十八
熊賜履孝感學案
附劉然　洪名　高菖生　羅麗　蔣伊　曹本榮　蕭企昭　王綱　盧傳　胡兆鳳　計東　劉醇驥

卷三十九
閻若璩潛邱學案
附閻詠 邱回 李鎧 徐嘉炎 馮景 姚際恆 劉永楨 戴晟 宋鑒
卷四十
李光地安溪學案上
卷四十一
李光地安溪學案下
附李鼎徵 李光坡 李光塏 李光型 李鍾倫 何焯 王蘭生 王之銳 徐用錫 陳夢雷 德格勒 徐元夢 魏廷珍
卷四十二
彭定求南昀學案
附彭紹升 朱用純 汪縉 羅有高
卷四十三
惠周惕研谿學案
附惠士奇 惠棟 余蕭客 沈大成
卷四十四
臧琳玉林學案上
卷四十五
臧琳玉林學案下
附臧庸 臧禮堂
卷四十六
勞史餘山學案

附 桑調元 汪 鑒 盧存心 沈廷芳 盛世佐 錢
載 張 庚
卷四十七
胡 煦滄曉學案
附 馮昌臨
卷四十八
楊名時凝齋學案
附 楊名宁 夏宗瀾 王文震 靖道謨 莊亨陽 徐
恪
卷四十九
朱 軾高安學案
附 吳隆元 任 瑗

卷五十
徐文靖位山學案
附 趙 弁 馬 陽 毛大鵬
卷五十一
方 苞望溪學案
附 王兆符 程 崟 韓 菼 查慎行 朱書 張
自超 劉 齊 劉 捷 汪 份 王 澍 姜 宸
英 戴名世 劉大櫆 葉 酉 姚 範 王 灼
卷五十二
王懋竑白田學案
附 朱澤澐 朱光進 喬 溍
卷五十三

任啟運釣臺學案
附 任德成 任思謙 任兆麟 任基振
卷五十四
李文炤恕齋學案
附 熊 超 車无咎 王元復 張鳴珂
卷五十五
李 紱穆堂學案
附 萬承蒼 謝濟世 陳 法
卷五十六
顧棟高震滄學案
附 陳祖范 顧 鎮 吳 鼎 梁錫璵 楊 椿 楊
方達 蔣汾功 楊繩武 華希閔

卷五十七
明安圖靜庵學案
附 明 新 陳際新 張 肱 何國宗 博 啟
卷五十八
江 永愼修學案上
卷五十九
江 永愼修學案下
附 金 榜 鄭 牧 方 榘 汪梧鳳 汪肇龍
卷六十
蔡世遠梁村學案
附 蔡 新 蔡長淏 官獻瑤 詹明章 鄭亦鄒 張
鵬翼 李圖南 藍鼎元

卷六十一
沈　彤果堂學案
附　陳景雲　茅星來　徐大椿　陳黃中
卷六十二
尹會一健餘學案
附　尹嘉銓　黃叔璥　黃叔琳　王步青　劉貫一
卷六十三
汪　紱雙池學案
附　余元遴　洪騰蛟　余龍光
卷六十四
陳宏謀臨桂學案
附　陳蘭森　王　杰　楊錫紱
卷六十五
杭世駿堇浦學案
附　吳廷華　厲　鶚　諸　錦
卷六十六
雷　鋐翠庭學案
附　童能靈　陰承方　張甄陶　伊朝棟　朱仕琇　孟超然　謝金鑾
卷六十七
秦蕙田味經學案
附　蔡德晉　沈起元　方觀承　盧見曾　吳玉搢　宋宗元
卷六十八

齊召南息園學案
附 齊世南 汪師韓 宋世犖
卷六十九
全祖望謝山學案上
卷七十
全祖望謝山學案下
附 董秉成 盧鎬 蔣學鏞 沈炳震 趙一清 黃定文 沈炳巽 王梓材
卷七十一
王元啟惺齋學案
附 萬光泰
卷七十二

盧文弨抱經學案
附 丁杰 丁履恆 趙曦明
卷七十三
莊存與方耕學案上
卷七十四
莊存與方耕學案中
附 莊述祖 莊綬甲 莊有可
卷七十五
莊存與方耕學案下
附 劉逢祿 宋翔鳳
卷七十六
江聲艮庭學案

附江筠江沅徐頲鈕樹玉雷浚
卷七十七
王鳴盛西莊學案
附王鳴韶王嗣穫金曰追費士璣吳夌雲曹仁虎
卷七十八
陸燿朗夫學案
附趙佑胡祥麟
卷七十九
戴震東原學案
附任大椿孔繼涵洪榜洪梧汪龍
卷八十
紀昀獻縣學案
附邵晉涵彭元瑞陸錫熊浦鏜陸費墀余廷燦
卷八十一
王昶蘭泉學案
附汪韶畢沅趙翼嚴長明朱文藻
卷八十二
程瑤田讓堂學案
附程際盛劉玉麐
卷八十三
錢大昕潛研學案上
卷八十四

錢大昕潛研學案下
附錢大昭　錢東壁　錢東塾　錢塘　錢坫　錢侗　瞿中溶　李賡芸　李文藻　陳琢　蔡雲　陳詩庭　褚寅亮
東垣　錢繹
卷八十五
朱筠　朱珪　大興二朱學案
附程晉芳　李威
卷八十六
韓夢周　公復學案
附閻循觀　法坤宏　李觀瀛
卷八十七
周廣業　耕崖學案
附周春　陳鱣　吳騫
卷八十八
姚鼐　惜抱學案上
卷八十九
姚鼐　惜抱學案下
附姚瑩　陳用光　管同　梅曾亮　方東樹　劉開　胡虔　左輔　朱朝第　姚椿　秦瀛　謝啟昆　吳定　魯九皋　吳德旋　呂璜　朱琦　龍啟瑞　王拯　馮志沂　方宗誠　戴鈞衡
蘇惇元
卷九十
翁方綱　蘇齋學案

附 翁樹培 馮敏昌 辛紹業 吳嵩梁 張燕昌 張
廷濟 黃易
卷九十一
段玉裁懋堂學案
附 嚴杰 龔麗正 沈濤 江有誥 馬壽齡
卷九十二
桂馥未谷學案
附 許瀚
卷九十三
胡匡衷樸齋學案上
附 胡匡憲 胡秉虔
卷九十四
胡匡衷樸齋學案下
附 胡培翬 胡培系 胡紹勳 胡紹瑛 胡澍 楊
大堉 汪士鐸 方體
卷九十五
孫志祖頤谷學案
附 孫同元 翟灝
卷九十六
章學誠實齋學案
附 吳蘭庭 周震榮 姚振宗
卷九十七
崔述東壁學案
附 崔邁 陳履和

卷九十八
邵晉涵南江學案
附孫爾準　周永年
卷九十九
李　黃雲門學案
附駱騰鳳　戴敦元　沈欽裴
卷一百
王念孫石臞學案上
卷一百一
王念孫石臞學案下
附王引之　王壽同　賈田祖　李惇　朱彬　宋
縣初　朱士端
卷一百二
汪　中容甫學案
附汪喜孫　江德量
卷一百三
梁玉繩　梁履繩錢塘二梁學案
附梁學昌　張雲璈
卷一百四
武　億授堂學案
附武穆淳　余鵬翀　張宗泰
卷一百五
洪亮吉北江學案
附洪飴孫　洪符孫　洪齮孫　呂　培

卷一百六
劉台拱端臨學案
附劉寶楠　劉恭冕　劉嶽雲　苗之鋌
卷一百七
祁韻士鶴皋學案
附祁寯藻　孫希旦　郭在遠　苗夔
卷一百八
戚學標鶴泉學案
附宋大樽　徐秉文　李誠
卷一百九
孔廣森撰軒學案
附孔廣廉　孔昭虔　朱文翰

卷一百十
孫星衍淵如學案
附章宗源　畢亨　許桂林
卷一百十一
馬宗璉魯陳學案
附馬瑞辰　馬三俊
卷一百十二
淩廷堪次仲學案
附呂飛鵬　張其錦　許鴻磐　王聘珍
卷一百十三
惲敬子居學案
附趙懷玉　錢伯坰　陸繼輅　陸耀遹

卷一百十四
郝懿行蘭皋學案
附 牟庭 周悅讓
卷一百十五
姚文田秋農學案
附 沈夢蘭 張士元 倪模
卷一百十六
王紹蘭南陔學案
附 王端履
卷一百十七
張惠言茗柯學案
附 張琦 張成孫 江承之 董士錫
卷一百十八
江藩鄭堂學案
附 江懋鈞 黃奭 徐復
卷一百十九
嚴可均鐵橋學案
附 嚴章福 丁溶 嚴元照 楊鳳苞 施國祁 張鑑 臧壽恭
卷一百二十
焦循里堂學案
附 焦廷琥 顧鳳毛 鍾懷 李鍾泗 談泰 汪光燧
卷一百二十一

阮　元儀徵學案上
卷一百二十二
阮　元儀徵學案中
附　阮常生　阮　福　許宗彥　吳東發　徐養原　金
鶚　洪頤煊　洪震煊　周中孚
卷一百二十三
阮　元儀徵學案下
附　朱爲弼　汪家禧　孫鳳起　端木國瑚　譚　瑩
卷一百二十四
姚學塽鏡塘學案
附　潘　諮
卷一百二十五
顧廣圻思適學案
附　鮑廷博　張敦仁　秦恩復　黃丕烈　彭兆蓀　張
金吾
卷一百二十六
李　銳四香學案
附　黎應南　汪　萊
卷一百二十七
李兆洛養一學案
附　蔣　彤　薛子衡　承培元　宋景昌　繆尚誥　六
承如　六　嚴　徐思錯　夏煒如　黃乙生　吳士
楷　鳳應韶　薛獻可　王　嶽
卷一百二十八

張作楠丹邨學案
附 齊彥槐 江臨泰
卷一百二十九
陳壽祺左海學案上
卷一百三十
陳壽祺左海學案下
附 陳喬樅 林昌彝 孫經世 王捷南 謝震 何治運
卷一百三十一
淩曙曉樓學案
附 陳立 陳逢衡
卷一百三十二

林伯桐月亭學案上
附 李黼平 張杓 吳蘭修 曾釗 梁漢鵬
卷一百三十三
林伯桐月亭學案下
附 侯康 侯度 梁廷枏
卷一百三十四
林春溥鑑塘學案
附 梁章鉅
卷一百三十五
沈欽韓小宛學案
附 郭麐
卷一百三十六

包世臣安吳學案
附包世榮　包愼言　周濟
卷一百三十七
俞正燮理初學案
附俞正禧　程鴻詔　湯球　汪文臺　王喬年　成瓘　淩堃
卷一百三十八
胡承珙墨莊學案
附朱珔　張聰咸　徐璈　胡世琦
卷一百三十九
劉衡簾舫學案
附劉庠　劉孚京
卷一百四十
唐鑑鏡海學案
附賀長齡　何桂珍
卷一百四十一
徐松星伯學案
附程同文　陳潮　李圖
卷一百四十二
張澍介侯學案
附邢澍
卷一百四十三
錢儀吉　錢泰吉嘉興二錢學案
附錢寶惠　蘇源生　蔣光煦　管廷芬　唐仁壽　朱

鴻　金衍宗　沈　濂　張昌衢
卷一百四十四
馮登府柳東學案
附　李超孫　李富孫　李遇孫　李貽德
卷一百四十五
王　筠貫山學案
附　王彥侗　翟云升
卷一百四十六
程恩澤春海學案
附　錢　林　狄子奇　陳慶鏞
卷一百四十七
潘德輿四農學案

附　吳昆田　孔繼鑅　葉名澧　魯一同
卷一百四十八
陳　奐南園學案
附　馬　釗　戴　望　陳　倬　汪遠孫　趙　坦
卷一百四十九
朱駿聲豐芑學案
附　朱孔彰　程仲威　葛其仁　吳協心
卷一百五十
項名達梅侶學案
附　陳　杰　夏鸞翔　戴　煦　謝家禾
卷一百五十一
羅士琳茗香學案

附 易之瀚 岑建功
卷一百五十二
劉文淇孟瞻學案
附 劉毓崧 劉壽曾 方申 薛壽 姚配中 柳興恩 薛傳均 梅植之
卷一百五十三
黃式三儆居學案上
卷一百五十四
黃式三儆居學案下
附 黃以周 黃以恭 黃家岱 成懷嶠 張成渠 方成珪 劉燦 王約 張錫恭 陳慶年 曹元忠 虞景璜
卷一百五十五
夏炘心伯學案
附 夏炯 夏燮
卷一百五十六
董祐誠方立學案
附 方履篯
卷一百五十七
方坰生齋學案
附 方金彪 沈曰富 顧廣譽
卷一百五十八
龔自珍定盦學案
附 王萱齡 蔣湘南

卷一百五十九
吳廷棟拙修學案
附何慎修　方潛　楊德亨
卷一百六十
丁晏柘唐學案
附高均儒
卷一百六十一
魏源古微學案
附湯鵬
卷一百六十二
李棠階強齋學案
附佟景文　王汝謙　王鈐　任蓮叔　耿翰輔　王
略
卷一百六十三
沈垚敦三學案
附紀慶曾
卷一百六十四
徐有壬君青學案
附吳嘉善
卷一百六十五
倭仁艮峯學案
附游百川　于蔭霖　竇垿　徐淮陽
卷一百六十六
張穆石齋學案

附何秋濤
卷一百六十七
鄒漢勛叔績學案
附鄒漢池　鄒代鈞　鄧顯鶴　鄧　瑤　黃本驥
卷一百六十八
丁取忠雲梧學案
附時曰淐　左　潛
卷一百六十九
鄭　珍巢經學案
附鄭知同　莫友芝　黎庶昌
卷一百七十
羅澤南羅山學案

附李續賓　鍾近衡
卷一百七十一
朱次琦九江學案
附簡朝亮　徐台英
卷一百七十二
張文虎嘯山學案
附閔萃祥　顧觀光　畢華珍　錢熙祚　程文榮　韓應陛
卷一百七十三
馮桂芬校邠學案
附吳大澂　王頌蔚　葉昌熾　管禮耕　袁寶璜　陳時

卷一百七十四
陳　澧東塾學案上
卷一百七十五
陳　澧東塾學案下
附陳宗誼　桂文燦　廖廷相　林國賡　鄭獻甫　鄒伯奇
卷一百七十六
李善蘭壬叔學案
附汪曰楨
卷一百七十七
曾國藩湘鄉學案上
附曾紀澤　曾紀鴻　劉書年　張裕釗　李鴻裔　李榕　薛福成
卷一百七十八
曾國藩湘鄉學案下
附何紹基　吳嘉賓　吳敏樹　胡林翼　左宗棠　劉蓉　周壽昌　劉傳瑩　孫鼎臣　郭柏蔭　李元度
卷一百七十九
劉熙載融齋學案
附費崇朱　章耒　陳維祺
卷一百八十
成孺心巢學案
附馮煦　茆泮林

卷一百八十一
鍾文烝子勤學案
附 沈善登 趙銘 張王熙
卷一百八十二
郭嵩燾養知學案
附 郭慶藩
卷一百八十三
俞樾曲園學案
附 譚獻 林頤山
卷一百八十四
黃彭年陶樓學案
附 黃國瑾 王仁俊 許克勤 于鬯 吳壽萱 董

瑞椿 汪之昌 王柏心 王振綱 王樹枏
卷一百八十五
李慈銘越縵學案
附 陶方琦 陶濬宣 王繼香 朱一新
卷一百八十六
華蘅芳若汀學案
附 華世芳 徐壽 趙元益 徐建寅
卷一百八十七
張之洞南皮學案上
卷一百八十八
張之洞南皮學案下
附 繆荃孫 蒯光典 李文田 張佩綸

卷一百八十九
吳汝綸摯甫學案
附 賀濤 馬其昶 蕭穆 范當世
卷一百九十
王先謙葵園學案
附 吳慶坻 陳毅 蘇輿
卷一百九十一
劉光蕡古愚學案
附 李寅 柏景偉
卷一百九十二
孫詒讓籀廎學案
附 王棻 董沛
卷一百九十三
皮錫瑞鹿門學案
附 胡元儀 胡元玉
卷一百九十四
鄭杲東甫學案
附 孫葆田 柯劭忞 宋書升
卷一百九十五
諸儒學案一
劉芳喆 王植 雷學淇 以上直隸
卷一百九十六
諸儒學案二
王爾脊 牛運震 馬國翰 以上山東

卷一百九十七
諸儒學案三
姜兆錫　蔣廷錫　浦起龍　徐鼎　徐承慶　張宗泰
卷一百九十八
諸儒學案四
王芑孫　陳懋齡　吳卓信　李林松　迮鶴壽
卷一百九十九
諸儒學案五
朱大韶　王宗涑　朱緒曾
卷二百
諸儒學案六
朱右曾　徐鼒　潘維城　陳壽熊　以上江蘇　趙紹祖　倪文蔚　以上安徽　龔元玠　王模　龍文彬　以上江西
卷二百一
諸儒學案七
韓孔當　邵元長　俞長民　史標　邵會可　俞汝言　徐庭垣　姚之駰　姜炳璋　孫之騄　程川　曹庭棟　盛百二　汪輝祖
卷二百二
諸儒學案八
崔應榴　黃模　袁鈞　杜煦　方觀旭　葉維庚
卷二百三

諸儒學案九
陳熙晉　林兆豐　宗稷辰
卷二百四
諸儒學案十
邵懿辰　伊樂堯　以上浙江
卷二百五
諸儒學案十一
胡承諾
卷二百六
諸儒學案十二
李道平　萬斛泉　黃嗣東　以上湖北　劉紹攽　孫景烈
李元春　賀瑞麟　以上陝西
卷二百七
諸儒學案十三
費密　唐甄　以上四川
卷二百八
諸儒學案十四
錢澧　劉大紳　王崧　李文耕　以上雲南

夏峯學案

天津徐世昌

夏峯以豪傑之士進希聖賢講學不分門戶有涵蓋之量與同時黎洲二曲兩派同出陽明氣魄獨大北方學者奉爲泰山北斗命弟子魏蓮陸湯潛庵分輯北學洛學兩編其傳衍甚遠述夏峯學案

孫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一字鍾元容城人明萬歷庚子舉人少敦內行好奇節負經世之志年十七舉於鄉連丁父母憂廬墓六年與定興鹿伯順善繼講學以聖賢相期天啟中逆閹魏忠賢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三公以黨禍被逮先生受左公知

周兩公皆道義交伯順方贊大學士高陽孫公軍事先生上書孫公責以大義請急疏救孫公將入覲面陳未及而三公已死廠獄三公以誣坐贓酷刑急追先生與伯順父太公新城張果中傾身營護釀金代輸三公雖不及待終賴以歸骨當時義聲震天下臺垣及巡撫交章論薦孫公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其後尚書范公景文聘爲贊畫皆辭不就畿輔被兵率鄉里助守縣城危而獲全崇禎十五年攜家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修飭武備爲守禦計暇則講學擾攘之中絃誦不輟明亡歸隱順治初巡按柳寅東侍郎劉餘佑先後以人才薦祭酒薛所蘊疏陳其學行以比元之許衡吳澄薦以自代以病辭因田園被圈入旗移居新安又南徙河朔輝縣蘇門山工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率子弟躬耕四方學者歸之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居夏峯凡二十五年屢徵不起學者稱夏峯先生先生之學原本象山陽明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不欲判程朱陸王爲二途以朱子晚年定論爲歸於明儒推羅念庵不取王龍谿輯理學宗傳錄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莊顧端文十一子以爲直接道統之傳此外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宗旨見自序中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一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承明季講學之後氣象規模最爲廣大被其教者出爲名臣處爲醇儒世以比唐初河汾之盛云所著讀易大旨五卷書經近指六卷四書近指二十卷又晚年重訂本十七卷家禮酌一卷孝友堂家規一卷答問一卷理學宗

傳二十六卷畿輔人物考八卷中州人物考八卷歲寒居集三
十卷後改編夏峯集十六卷年譜一卷游譜一卷又有聖學錄
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乙丙紀事晦庵文鈔孫文正公年譜新
安縣志蘇門紀事日譜諸書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道光
八年從祀文廟參史傳魏裔介撰家傳夏峯年譜文集
四書近指晚年增定本

文成之良知紫陽之格物原非有異如主文成則天下無心外
之物無物外之心一切木礫瓦石一覽卽見皆因吾心原有此
物起一念事親則親卽是物起一念事君則君卽是物知與物
不相離者也如主紫陽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詩書文字
千言萬語只是說明心性不是靈知原在吾心如何能會文切
理通曉意義且一旦豁然則格物卽是知物物皆知水月交涵
光光相射不復辨別格之與致矣此亦知與物不相離者也識
得知與物原不相離則致知有致知之工夫虛中澄湛不染一
塵內外皆忘物我並照格物有格物之工夫隨事察識因類旁
通鏡古知今達權通變然而終不得言先後者致時已涵物之
理格時適見吾固有之靈而已

皆自明也是從古帝王自己明了一了百了並不曾分心到民
上去自卽身心意知自明卽格致誠正

大學致知一義不專爲誠意發貫通於正心修身及齊治平之
間故不明言以起誠意之端而毋自欺卽是致知之首惟毋欺
能用好惡之實以至自慊便是知至意誠誠意工夫只一毋自
欺便了愼獨卽毋自欺獨不但此心初動之幾凡事物交集時
有獨卽事物應酬後亦有獨初動之獨有嚴防法交動之獨有

密證法既動之獨有挽回法總之是愼獨心之廣體之胖總一
自慊也誠意所以爲夢覺關
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也上老老三句正是明明德於天下
之實際處因道德之同以齊嗜欲就人心之一以類人情故下
文曰好惡曰愼德曰忠信曰仁皆所謂絜矩以明明德於天下
也平天下雖蒙治國實括十傳之義好惡之不平天下不平矣
絜矩者所以平好惡也此是王道必有天德故曰愼德忠信者
德之謂也愼此之謂仁人爲父母衆可得命可凝身可發道莫
大於斯矣只爲財利關頭世主難破而言利小人乘間而入官
爭民競天下之不平莫甚於此則休休有容無他技之一个臣
所由爲子孫黎民利賴無窮者豈容一日少耶人土財用卽是
德之精靈看作外內便不是況外本內末乎聚而後散散已晚
矣義卽以財發身利卽終事守財前以理言後以利害言也下
此謂解上此謂也說小人一段見所以不畜聚斂之臣只了專
利一案

從古原有性道教名目子思一切從人身指點以證之以道字
爲主道橫亙六合豎貫古今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若說可離便
不是道戒懼愼獨是須臾不離之功蓋天下有無形聲時無不
覩聞時則其所二字直須指性說此性在不覩不聞中自有覩
聞未見形而見心未聞響而聞寂是吾心之覩聞也此性在覩
聞內卻有不覩不聞形聲接而寂若不爲之動是覩聞中之不
覩不聞之惺體此際著力不得只有
默默檢點工夫則卽工夫卽本體耳此兼動靜乃根塵不及之
處打醒此心見天於天又見人於天眞是顧諟天命光景喜怒

節是養成後復還得箇天命之性緊承愼獨來末節乃率性之能事而修道至此極矣

君子中庸四字蓋以嫡派屬之君子見其爲宇宙大宗而庶孽不得而亂之言君子就是中庸官骸肢體渾是一元之結聚血脈擁衛純是太極之流行仲尼於中字下添一注腳曰時中字上添一注腳曰時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著故曰時問察以前有一段不覩不聞工夫在問察以下皆大知之形容舜之大知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察而用之耳隱惡無可見就揚善中見其隱揚善無可見就用中內見其揚執兩端就是執中徹終始而言也其斯句見大知不過中庸之知

人心體只有中和中和最强且矯任有道無道總之不流不倚便是不變塞塞是韜塞乃曰闇曰固曰不顯曰不覩聞之義故勛業彌天壤於心體闇淡毫無滲漏凡處亂世而刻意尚行故爲皦皦較平日有加者皆非聖賢之學

夫子見人之不能中庸非獨隱怪倡之即半塗而廢者亦是隱中好名之病故直說到遯世不悔非身隱乃心潛也斂之則退藏於密有闇然不顯之意聖賢第一學問是掃盡名根一絲不掛

君子之道費而隱隱字即首章莫見乎隱之義如人用財日見其出將有窮時此道時時有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故曰即費即隱是聖人與天地藏身最固處通章不是把道說得闊大正把道說得顯淺見眼前天地心上鳶魚室中夫婦無一處不是道即此便是玄妙費處即隱也末節正指出實地教人用功見夫婦之外無道也自與知能極之察上察

下其至乃夫婦之至測識天地旋轉乾坤皆居室中之能事耳
察者靈知炯炯天光湛湛如日當空有下視天地之意重道不
重天地亦不重夫婦即天地
素位而行與逍遙物外者有別君子歷一境如游一名山勝境
盡採其異盡領其趣然後謂之能游此身纔臨此境便家於是
室於是安身立命於是做不盡頭不是住足之地富貴有富貴
中底蘊君子固做得十分精彩貧賤等亦有貧賤中分量君子
亦做得十分痛快不改其常故曰素也素字是我自己性命在
富貴諸境之先故素位者無位者也不願外者無外者也無位
則虛虛則行無所行無外則大大則無行而無不行易曰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之
謂也

哀公問政章只是其人存道理人存在於修身修身者以仁行
道以知勇行仁而其功在於三近三近乃百倍弗措之學問所
以求誠所以成仁也所以求人道所以存其人也九經上分截
首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自爲政至治天下國家說人存而後
政舉九經至末說政舉由於人存中間段段相對最可玩味說
仁又說誠者眞心歸之實意方可爲行政之本
多聞闕疑闕字是聖人裁削詩書刪正六經妙手聖人讀書考
文其愼如此若夫非聖之書百家諸子不在五經六藝之科者
知聖人不敢一出諸口矣
十世可知重在損益句因正其損益之端也如因不足則所益
可知因有餘則所損可知不是改革後知殷之損益即在夏時
可知周之損益即在殷時可知禮所該甚廣一切法則制度皆

禮也其所以可知者揆理準數因時制宜之故
林放問禮本字畢竟不曾說出本在不可思議禮此本樂亦此
本本只有一更無有二須深思而自得之
管仲爲千古英雄其揮霍自豪臺池門戶俱是英雄本色非器
小不如此鋪張如此氣燄然無此鋪張無此氣燄決不敢從古
今取出一箇霸字春秋以下人材成器者絕少夫子獨取一管
仲猶恨其小耳
今人都把比義作用權看了不知此處是君子有主之學非以
之於二字爲聽憑天下也內以律身外以律人不論經權正反
務要得其心之所是比者君子孤立於天下他無所恃恃此義
耳
曾子日日在忠恕上著力而未免有紛投互應之跡所爭只在

一點化一點化則知吾心均平齊治誠正修齊之脈忠恕而已
一言而終身行之者此也此是實解勿虛描玄幻
簡正是狂之好處大凡人情世故上周摺的人則多心多事而
本來之心閒汶而不章惟狂故簡淡於俗情必濃於道趣任他
性質自是光明俊偉成得片段但高曠處多實在工夫少不知
裁即在成章內非兩轉語也此正簡之所以爲狂也
奸雄變動天下只因一才字籠絡世人奉之太高附之太熱則
後遂有不測之患夫子卻從驕吝兩字看出破綻頓使才人熱
鬧處忽然冰冷無復站腳地矣
顏淵問仁章全重禮字大中至正萬物各得其理之謂提出一
箇權柄立定一箇主宰不於無聲無形中問本體而於有條有
理衆著而成象者見本原也惟不勝乃能自勝惟有制乃得從

容克非克去此在心上初起念時用工一念回頭萬火自降說
禮不說理者用功必有下落離卻顯然條理說恁麼不覩不聞
天下歸仁者乾坤渾是一箇禮蓋舍了天下卽無處寄我之仁
曰由己者謂獨知一念上用功不是人預不得乃由外不得也
顏子請問其目是他胸中先有綱領者非禮之發有二一從思
慮未起中不知不覺萌出來的一從物感時交相引動出來的
總不從本心發來如鐵身生垢垢豈鐵身如鏡生塵塵非鏡面
去垢而鐵現其身拂塵而鏡現其面不必於非禮旣去之後又
求禮也

子貢設爲二問討出信不可去以立萬世爲政者之命脈知箇
輕重則平日圖之亦有緩急去字不著力去兵時已無兵去食
時已無食不益之召募搜括云耳竄去兵食之心仍是足兵食

之心不肯去兵食足不得兵食

大都士品之卑皆世運所激士生三代以下若一味認眞做去
動而得謗舉輒爲仇且如質直好義儘是認眞修爲然觀察下
人以問心問世不敢率意自遂隱然有末世之思憂患之慮是
三代以下聖賢不可無此委婉周折曲全善處之方所以有聞
者一路不是立心要僞只是見世情大抵如斯故隨時逐世也
樂得十分便宜自在蓋世運所使豎立不定便墮色取一流莫
謂士品之卑非氣運之所激也

千古聖人俱是狂狷做成的夫子以狂狷兩路收盡有道種子
又以狂狷絕盡世間假冒種子聖人實實見得狂狷好處不得
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以千古道統付之也陽明曰三代以下
皆是鄉愿學問彌天蓋地磊磊落落無回無互能有幾人此世

道日以衰也

聖人心體光明洞達如水澄鏡淨事物之來千條萬目以一心印之全不費力多學而識識字是生人內賊子貢正從此處受病夫子特為一刀割斷萬法俱銷萬義齊隳譬如標指見月月已見矣中間更無是月與第二月等見只是一月了無有指

上智下愚是習成不是生成由其既成故不移若其未極何不可移之有

六言六蔽即在言字上見六言者六箇話頭也這六件把做話頭拈弄不得須是參研自心使我靈明逆露到處逢源遇慈祥處謂之仁照朗處謂之智信直勇剛亦復如是故君子終身有六德之用而實未有六言之名善只羨慕六箇話頭纔開門即是牆垣所謂蔽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是提子路於萬障之中一剖出病證使他自返雖有六藥只是一學字

西河之疑夫子近百年友教且偏四國曾子少而得其傳子夏老而大其傳如論交以子夏為正的子張則交友而疑於師矣論教亦以子夏為正的子游則弟子而疑於聖矣誣之一字最為道學大病自謂能接上上根不知梁肉豢病金屑著眼未有不貽大患而翳後進者矣

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亦非求之於言養氣者養心知言者知心此孟子之得於心者也告子只論求不求孟子只論得不得人身只是一氣所生掀揭事業俱由膽力上生來養氣者識定之為大識力定之為大力氣必統於義者統於義之為正氣也義必反於心者反於心之為本義也養之成浩然者進於渾然

一團元氣知言工夫從養氣中來知之竟陳王道而正人心功亞於平成烈同於攘廓則養氣非徒節義之概是孔子之立與不惑知言非徒距放之幟是孔子之刪述贊修不動心非徒功名事業之本是孔子所爲定靜安慮之大學矣總要歸到不動心上任百感之紛紜衆緣之攻伺只是行所無事動而不離於不動之主者也氣與心非二志與氣亦不相離工夫一時俱到曰體之充則心亦體也志亦體也豈獨百骸九竅俟其翊衛而心與志亦待其充周矣集義只是復其全體必有事焉勿正主下句乃申解之辭事與心無二忘助皆生於心期近效而不可得遂忘迫於見效則助也孔子太和元氣渾然流行四時孟子一變而爲浩然此正是善學孔子處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宰我三節總見不動心源流有自非無本之學三賢語皆大駭人孟子反以爲確論三賢亦自處於匪阿蓋孔集大成一人不動心之學千聖不動心之學也源流如此度越三五區區伯王何足爲異

墨者章一本二字全是挑剔他良心不是攻擊墨學佛未入中國而墨先之孔墨並稱自戰國迄兩漢無有改者此天下所以多倣佛者然薄葬變爲火葬其道止易其徒則中國之治以儒葬以儒留厚終於一綫者孟子之言其砥柱歟

離婁之明章重在法古責臣所以責君也眞正仁人有心即有政矣如何住手得繼字與竭字相應蓋從此心中引續出來不繼不成其竭惟其有見成規矩榜樣則後來者可繼續而行是作者爲述者之地而聖人之後於是有聖人矣方蹶二字有不止於蹶亦有不至於蹶天心仁愛警戒之所自始亦君與臣吉

凶悔吝之所自轉也泄泄如水之流續續不已然者後如前之所爲一人如人人之所爲舉朝不以爲戒而詩戒之聞者寔不悚然

凡從口耳入者皆非自得故居之不安居安則靜靜乃太極本體與天地萬物同居故曰盡心知性章心性天命四字只一樣人具之爲心心之靈爲性性自出於天天之一定爲命只要人從本來處探討得眞切而下手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不可歇手靜時默存動時惺存是謂存心靜是寂養動是順養是謂養性心性合而成身存養合而成修壽則心性與身俱存殀則心性不與身俱滅天命自我植立有常存字宙間者故曰立命此知天之至事天之極而天命之性完全於心之結果處也知天是知自心之

天事天是事自心之天立命是立自心之命總之心生天生命也首節虛二節實知是透頭處存養不二是用功處首節包下二節下二節一串合來是了上一節

一部大易微言只一知命了之所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聖人事也愚不肖而不知命必且妄爲則有滅頂之禍賢知而不知命必且强爲强爲則有阯趾之凶順受非只聽他正有感格凝承二意

世無文王而吾心之文王自在也豪傑所以無待只一待字斷送了許多人

焚書非始皇也書也焚書非書也盡信書者也不開眼界不大心胸不去取聖賢未許讀書

此路是古今達道到底不能塞但人心蔽錮已久便成山徑介

然字極有精神

逃墨歸楊逃字正是悟機孟子所以開招降之路也

讀易大旨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萬物生此易之源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始設奇偶二畫以象之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圖之不一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文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效其動因時捄弊豈能於圖之外加毫末及其久也意義繁而諸家之學競起徇於有者見動而不見靜知易者鮮矣千餘年後太極圖著而庖羲氏之圖益明無極者言乎其本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無欲者言乎其功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橫渠西銘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內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蘊也庖羲之後不容無文王周孔濂溪之後橫渠明道亦豈容少哉此條脉路孚契最微按詞章訓詁而求之將愈求而愈遠矣

易變易也所以盡心之變也故其爲卦不相假借其爲爻不可混淆蓋心之變無窮則其詞亦無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非貞吉之爲趨而凶悔之爲避此易之大端也橫渠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章楓山則云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深爲之謀也楓山之言豈果有外於橫渠但從其意而引伸之愚謂易固無一人不爲之謀無一事不爲之謀無一時不爲之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至哉易之爲教乎

艮卦以艮爲止聖人恐人認爲息滅之義故云止亦止也行亦止也惟時而已矣思不出位所以爲止不間於行止之間若云不思而不出位是離用以言體告子之不動心是也周公夜以繼日之思體在用中用在體中無爲而無不爲明道所謂擴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矣夫以憧憧往來之境而還令其擴然順應此可想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其道之所以光明也

天道貴陽而賤陰聖人抑陰而扶陽故一陽之生保護惟恐不嚴一陰之生過絕惟恐不力凡易之所謂吉亨利必多陽也非然者必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悔吝必多陰也非然者必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聖帝明王宰世陽剛盛而陰不能撓非無陰也比之應之從之而得其正則陰亦陽耳暴君污吏當權陰邪盛而陽不能主非無陽也比之應之從之而失其正則陽亦陰耳聖人作易全是參贊造化輔相生民大之元會運世小之食息起居無遠弗屆無微不入易之妙用夫子贊之又贊只是難以言語形容君相能用易而覆育在天下賢士大夫能用易而補救在邦家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健婦順以至飲食宴息避難反身一切處常處變之事有一非易之發用者乎不明於此義不足言讀易

易者天地聖人之精蘊而義畫以象告象於文爻於周公十翼於孔子亦皆觀象而繫之辭卦之爲六十四爻之爲三百八十四吉凶悔吝生焉似乎俚而支無怪乎人以卜筮之書目之也不知象也者聖人之所立焉以盡意而象之所含又不可以辭盡也傳之辭非必盡象爻之旨象爻之蘊固不可以傳盡也四

大聖人各就其所獨得而各爲言易之精蘊仍未有盡也千百載之後再有幾大聖人出焉發明講究易之蘊仍是其未盡耳易一盡則太極窮天地息矣孔子後千餘年程傳主理本義言占亦非歧言之也理者確乎不易而占則示人以用易之道也人不知用易則易亦虛設於天地之間兩大儒亦各言其所獨得而已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占焉而可免於羞此正用易之妙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剛柔有剛柔則不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陽統陰則陰皆爲陽之用以君子統小人化枉爲直則小人皆爲君子之用故舉皐陶而不仁者遠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聖人參贊天地大功用全在轉小人爲君子經世宰物之人不明於此義不足言用世

寂中之感既向於動感中之寂仍歸於靜此處正好窺動靜合一之旨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此大易動靜合一之旨也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此方是動靜合一眞妙訣

讀易之道最忌拘泥貴變通何謂拘泥不察象而以臆說者支不察夫聖人精意之所存徒瑟瑟于象與辭之辨者枝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變而通之以趣時必執一法以衡之者固傳之辭非必盡象爻之旨參而玩焉可也定謂四聖一心而强合

焉者膠何謂變通易非四聖之易乃天開地闢陰陽消息霄壤間自然之易也又非霄壤之易乃吾心之誠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易也會得此旨則知吾之心與四聖之心一天下後世之心與吾之心一其於易也思過半矣

嘗讀泰卦內君子而外小人只此一言用之不盡不獨君王借賢人以共治卽士大夫而得一良朋益友以託身託家則道德有於已而家世平康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故曰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從此葆而勿失存存不息自然光輝發越還我天然完具之體此所謂誠之者之事盡人以合天全恃這些靈竅孟子論夜氣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正謂此也

程子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故能盡

飲食言語之道者則能盡晝夜死生古今之道

凡物自無而有曰始自有而無曰終如一日有一日之終始一人有一人之終始知一日一人之終始則知千百世千萬人之終始因始而究極其所無始因終而究極其所無終總是此一個消息白沙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其識此消息者乎

語錄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愼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

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概論也伯夷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泰伯文王斷不爲湯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相易而況其他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峯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

毀譽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爲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無遺議儼然推爲古之大臣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人證己必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未免是毀乃知史册中網入毀譽者不知凡幾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

己處人之道亦如是

學問喫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人能念念不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逸史公云常念病時則塵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心自生

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靜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

而求諸遠且難不知道者也學而時習之智及之仁能守之知之好之樂之皆指眼前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爭實爭同爭異是非邪正儒釋眞僞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

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沒寧之事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於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

夏殷周一禮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逼而來不得不受不得不轉節宣陰陽搏捖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從來學者每傷于所恃淺儒有淺儒之恃大儒有大儒之恃恃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子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於密其至矣乎

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叩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人于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意所以多高弟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學問之事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沈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纔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己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惑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茲

乾之不能不爲姤也坤之不能不爲復也姤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坤復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乾此陰陽消息自然之理雖聖人不能違若是聖人不幾于無權乎非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春秋之時霸功且漸微矣孔子祖堯舜而憲文武春秋之世雖不能轉而爲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千萬世賴孔子而不墮所謂配天配地配無疆聖人之太極也豈隨陰陽之氣數消俱消而息俱息乎從古來大聖大賢皆于盈虛消息之中而有履滿守謙之道彼不能持世而轉於世者何足爲有無重輕哉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闔之於未然臨言八月有凶是闢之於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病其失序曰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博耶隨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事在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慮而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不足與語此

孔伯問儒學本天釋學本心心無二理何以與吾儒異曰心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釋氏本心之說也性命於天自是至善無惡孟子所以道性善此聖學本天之說也本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兼善天下本心祇了當一己故謂之自私自利有統體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學術自別

問下學卽上達卑邇卽高遠如何曰吾夫子一生日用起居接人應物莫非下學至其精義入神達天知命則總在下學卑邇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若分何時爲下學何時爲上達何處爲卑邇何處爲高遠便於道理割裂卽此推之形色亦天性糟粕亦神奇說心在事上見說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

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卽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

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匯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已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即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載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耄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讀四子書者亦以示不可求於遠且難之意

理學宗傳序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艮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

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明洪永

表章宋詰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為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文端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眞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曰耳之習此為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為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為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為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為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

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蹟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跋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塡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

家禮酌序

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衆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

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于天下後世耳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嘗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即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禮行自上爲公卿大夫設不得不畫一式焉使行禮者知所趨士亦不忍自爲菲薄易知簡能乾坤不易之禮尚忠尚質尚文皆易簡中之不得不然今之四禮雖云廢矣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名存而實在其中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不滴其忠信之初禮何常不易也

不簡也近寧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後之君子云

題念庵集後

念庵陽明功臣龍谿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為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睹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為極則一覺之頃為實際也念庵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為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念庵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宗傳舊選朱子

止取晚年友人云若止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竝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於册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并不知朱必以為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奬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為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寄張蓬軒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于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領指示覺人繁派淆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標曰傳宗錄然于舊所棄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我明道學之傳復棄數人爲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得錄以備考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錄不成片段邇于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兩人固各守師說不至流爲陳相但未免虛益虛實益實倘于先生之言更有會焉且于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即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于揖讓情不同于任任不同於和清任和不同于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之主同而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皐之圓不能圓其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非豪傑本色札中見教者即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拜直諒之益間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念不墜之緒即剝喪蔑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

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于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于頓人己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于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歧觀矣

與魏蓮陸

知統錄終於許薛紫陽以前論定矣先儒有言許平仲其今之

朱紫陽乎近亦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柏鄉以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故以許薛終知統元燈一線絕無兩歧僕極服其見之定而力之專也然僕所輯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僕嘗謂孔子其歲功也賢之大者得春夏秋冬之一令賢之小者或二十四氣或七十二候合之而始成歲功所謂小德之川流萬殊原于一本一本散于萬殊之意謂有春夏而無秋冬可乎有秋冬而無春夏可乎有知統之敦化正不可無宗傳之川流耳手教又惓惓以柏鄉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得合併一路此亦未免見之不大陽明是說心之體非說性之體也繼善成性性自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謂皆善乎此只在陽明自信得及我輩何庸代爲置辯耶

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爲陽明須行陽明之心陽明之行心始成其爲陽明言紫陽之言者豈遂爲紫陽須行紫陽之行心紫陽之心始成其爲紫陽我輩今日要眞實爲紫陽爲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各從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隨各人之時勢身分做得滿足無遺憾方無愧紫陽與陽明無愧二子又何慚于天地何慚于孔孟乎

復魏蓮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終身老夫眞是喜而不寐去欲存理人恆有之持之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雞鳴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顚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强不息之君子所云柏鄉于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柏鄉之定力昔陽明于羅整庵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庵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强而同也僕患遵紫陽者不能盡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輩今日特似乎遵王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柏鄉所棄格物册僕閱之爲一說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後之學者乏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入手著脚眞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虛心爲主咸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柏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僕服膺此言耄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懈感柏鄉提攜殷切眞可以助我不逮也

答常二河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今

就格物而論朱子謂窮理陽明謂爲善去惡是格物某嘗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於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于心然欲爲善去惡舍窮理又何由辨乎窮理正爲善去惡功夫總之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某與吾友鹿江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乎治修齊誠正以爲格也此處求信於心共偕大道而已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後之儒者羣起而攻之陽明所言蓋心也非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亦必欲強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指天命之性而言而陽明指其心寂然不動時言也夫心當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吻合此即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荀子性惡之說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爲孔孟固藩籬而訟之聚也滋甚我輩惟虛心而體認之不必向人問津梁也

答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台旨而詳言之無非借以爲求教之地凡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謂閑邪以存誠先生謂誠存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謂預存一誠自可省卻許多

閑邪功夫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欺功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到此境地欲淨理還不期存而自無不存非決盡羣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弟謂閑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以孔子之聖而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閑邪也下學從入門時論也上達從成德時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閑邪以存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中致吾和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邪者妄也留一分誠兩者恆相爭勝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復云人事繁冗向所操存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於靜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在事上磨鍊若喜靜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既明知如此又苦忙中忘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真其咎只在慎獨工夫做之不熟耳

答趙寬夫

接來字迴環讀之見邇來用功近裏著已痛除將就冒認之習眞見本來面目所云去一層又有一層此正切磋琢磨之詠精矣而又覺其麤也密矣而又覺其疏也堯舜猶病到底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是未見孔子何有到底是何有顏子之欲從末由到底是末由道原無盡頭學自無了期安得有剝盡之時耶

一味朴實做去不落掩著不以意興氣魄攙和其間獨不期愼而愼意不期誠而誠無時非天晴日霽之候無處非鳶飛魚躍之機雖與人共在塵世之中而此心獨超萬物之表睟面盎背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段趣味全從剝處得力剝之時卽復之時非兩候也前賢議論語語當活看稍一執著便成滯碍所謂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數百年聚訟文成効諍論於紫陽至今攻之者不遺餘力憶前番字中謂新鄭所刻之書駁者云文成文恭不足徒置此不明于無字理各伸所見不足怪也濂溪爲宋之大儒而從祀獨後安得人人盡識姚江哉明史未修儒術尙多可采老夫嘗語同人云不在五奎聚東井之後此祇可爲吾丈道耳臥病經年其苦難以告人所幸者一年之病得良友數人樂更甚於苦矣當世士大夫儒而歸禪者十常四五如適庵者食雪山之食衣雪山之衣居雪山之居而精神意想乃專注于尼山千百中無一焉吾不知有心人當何以位置適庵也顏會學孔子步趣唯謹孟子學孔子離合而與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意興氣魄四字再作商量

答張仲誠

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于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抉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于此哉僕謂陽明開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卽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

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晉卿卽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靜修卽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礪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望有以教我也

又

手教亹亹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辯之伊時亦持台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偏于一偏卽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阻必期至于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聞知之統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二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

答魏石生

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卽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說述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于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于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

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以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冬各一其令强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逮聖人固慮之

復許酉山

嘗思濂溪三箇希字是只要做到天上去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刻皆與天遊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會子乃於明德即是希天須在物上討箇諦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歧觀正札中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附錄

先生十五歲與鹿伯順訂交以名節相砥礪及親喪廬墓閻然自證性命初守程朱伯順每舉陽明相語因讀傳習錄於知行合一之旨有得後每教人輒舉伯順之語云讀有字的書卻要識沒字的理伯順著四書說約先生爲商正之年譜

先生居京師六年皆鹿伯順范一泉左右之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贈名馬再辭不受同上高陽孫公督師山海關先生過塞上居三月徧觀諸形勝孫公欲留之急歸歸安茅止生元儀佐孫公軍事請益先生曰將帥不和未有成功者子文士之雄共事者二三大帥一有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盜有爲我用耶止生服膺其言同上萬歷中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皐諸公講學京師先生守庶人不見之義未往謁晚年因東昌張司空鳳翔爲先朝遺老曾共四公講習特往訪謁以所著理學宗傳就正焉同上中州臺使諸人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先生田家雞黍慘慘以民彝爲念曰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之利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至者卿貳韋布不作歧觀即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先生咎其濫者先生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魏裔介撰傳同時海內大儒推先生與黃梨洲南北相望未相識面康熙癸丑作詩寄梨洲勉以蔵山薪傳梨洲稱其理學宗傳一書別出手眼北方之學者大概出於其門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之一脉者不可泯也明儒學案魏石生曰先生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艮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繽紛馥郁者乎披其遺書而雍容氣象如覩有德者必有言也非言也德也文集序湯潛庵曰先生於道愼擇而約守之所著書皆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湖

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文集序）

又曰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爲當代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同上）

夏峯家學

孫先生博雅

孫博雅字君儁夏峯先生第四子伯兄立雅字君健明諸生受學於鹿伯順留容城守墳墓不入城市先生從侍蘇門當夏峯晚年來學者衆問難往復爲之傳達多得言外之意學者親之

夏峯所著書多出其手編舉隱逸以親老辭著有日約齋集事母至孝夏峯有詩紀之弟因事陷獄五年傾家營救弟免以勞瘁致疾卒學者稱文孝先生夏峯孫詮字靜紫康熙乙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淹貫經史以詩名有擔峯集（參夏峯集年譜先正事略擔峯集）

夏峯弟子

王先生餘佑

王餘佑字申之又字介祺晚號五公山人直隸新城人明諸生父延善尚義好施當明末散萬金結客生三子長餘恪季餘巖先生其仲也出爲世父魯山知縣建善後會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率三子與雄縣馬魯起義兵討賊孫夏峯徵君亦起兵容城同恢復三縣斬僞官迨清師入關先生父爲仇家所陷執入京兄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之去獨身赴難父子

畢命燕市弟餘嚴率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三十口於是急捕
先生兄弟上官力解迺免先生招魂葬父兄奉嗣父隱於
易州五公山初游定興鹿伯順門與歸安茅元儀講經世之學
繼受業於夏峯治兵家言國變後往來蘇門相從講學復從定
興杜紫峯游學以明體達用爲宗閑邪存誠爲要究心經史教
授生徒務實學兼文武才遠近從游數百人天文地理禮樂兵
刑耕桑醫卜無不窮析端委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十卷集
歷代兵畧爲乾坤大畧十卷又有萬勝車陣圖一卷兵民經絡
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十三
刀法一卷認理說通鑑獨觀前著集諸書康熙二十三年卒年
六十九學者私謚文節先生 參王源撰傳 北學編 國朝學案小識 先正事畧

附錄

先生所撰兵畧分十類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
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
守必審形勢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
欲速 乾坤大略

先生喜任俠立身孤介刻苦有古獨行之風與人和易從容簡
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若電聲如洪鐘或持兵
指畫鬚戟張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見者莫不震動曰
王先生命世才也 王源撰傳

夏峯語先生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字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
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屢矣對妻子
似難快心對同志並無愧色此字不明終非眞實學問力砥中
流之意也先生因名其齋曰共饑 夏峯集

先生晚主獻陵書院河間知府王奐爲置宅副將孔毅買田二百畝餽之野巾牛車往來瀛海嵩岱間四方豪俊造門典衣剉薦緩急措置無難色達官求一見而不可得王源撰傳

河北隰從岱張羅喆高鐃呂申管青陽刁包張翼星陳鉉王之徵山右傅山諸宿儒皆慕與交以學問相礪顏習齋元素鮮許可見先生輒愧服以父執之禮事之

尹元孚曰世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歟北學編

湯先生斌別爲潛庵學案

耿先生介別見潛庵學案

魏先生一鼇

魏一鼇字蓮陸直隸新安人明崇禎□□舉人官忻州知州有

惠政去官之日匹馬雙僮而已順治二年謁夏峯於北城從學夏峯語之曰爲官之日短爲人之日長失意時不動心則不受羈縻所謂英人達士也再補泗州不就仍從夏峯於兼山堂堂畔築室顏曰雪亭與湯潛庵耿逸庵同堂問辨潛庵稱其上下千古視千秋如旦暮性高曠不耐俗夏峯謂之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所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觀師冕一章即聖人萬物胸襟位育參贊全體學者得此方完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蓋進之也從夏峯三十年及門問答語先生居多康熙三十一年卒祀鄉賢著有四書偶錄北學編夏峯年譜雪亭夢語雪亭詩草參北學續編夏峯集

附錄

先生嘗策蹇訪湯潛庵於京師見潛庵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

雨歎曰此猶雪亭風味也潛庵亦以雪亭比朱子之寒泉精舍

先正事略云

魏石生曰蓮陸壯年棄官歸不顧妻子不問家人生產從徵君受性命之學兢兢以存養省察爲要其深造所得備具於雪亭夢語一編大抵皆發先賢之蘊明內重外輕之義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於上天之所以生我者尤諄諄留意此覺語非夢語也朱子以格物爲夢覺之關謂物格之前皆夢也聖人之心與天爲一常覺而不夢也下此則沈迷於私欲而不知返直至於大夢而後已知其爲夢庶可覺乎是以知蓮陸之用心良苦而益歎容城之學有傳也雪亭夢語序

耿先生極

耿極字保汝號誠齋定興人少厚重爲鹿伯順所知初從杜君異游天啟十二年夏峯避亂易州之雙峯先生兄權往從學所居百樓距雙峯百里迎夏峯至居以別墅遂同受業有會於良知之旨謹守師說中年教授四方傳夏峯之學晚從居蘇門之西峯終焉聞道最早同學有疑難每以請質稱爲都講夏峯曰此吾門尹彥明也精於易其論略謂天地之道散之萬物物有大小莫不有天地之道亦猶文武之道在人賢有大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是故孟子欲希聖則學孔子孔子欲希天則學易易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天地之盛德大業畢見於此後人視易太遠求易過深不以爲莫可憑依即以爲不適時用此孔子所由歎君子之道鮮也余得徵君夫子循循善誘恍然於神無方而吾身即其方易無體而吾身即其體且萬物無非神之方無非易之體然後知易也者吾之安宅養生之布

帛菽粟饑渴寒暑所不可一日離者也故名其書曰周易淺義又有古本大學繹言古本中庸繹言王制管窺存誠集諸書子之翰字爾良傳父學以孝行旌 參夏峯集年譜 周易淺說自序 畿輔通志

張先生果中

張果中字于度直隸新城人明諸生初受業於鹿伯順慷慨好義夏峯廬墓時來從學左光斗提學畿輔奇其文拔置高等及魏閹興黨獄先生從夏峯及鹿太公傾身營護不避危險當時所稱范陽三烈士也順治初從夏峯徙新安及卜居蘇門遂攜家依之頹然老儒夏峯謂之曰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亦是無愧眼前夷齊首陽之餓撐柱乾坤豈可小覷先生阨窮以終卒年七十一貢三槐字正卿固安人明諸生以廬墓旌初受學於鹿伯順萬歷中夏峯寓京師來執弟子禮性魯發憤爲學相從先後四十年夏峯稱其樸實醇篤白首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天啟中左魏之難兩家子弟皆下榻其家 參夏峯集年譜 先正事略

薛先生鳳祚

薛鳳祚字儀甫益都人父近洙明萬歷間進士授中書舍人值魏忠賢亂政辭官歸遂不出以孝行介節爲鄉里所重先生明諸生孝友承其家學嘗師事鹿忠節及夏峯先生著聖學心傳以發明忠節四書說約夏峯四書近指之旨又病世之宗姚江者內心性而外學問無致用之實故其學無所不究而尤長於天文厤算初學於魏文魁主持舊法及南見穆尼閣所著書曰天步眞原中論交食一卷以得梅勿庵訂證獨行於世其法專推日月交食中繪弧三角圖三一則有北極出地有日距赤道有時刻而求高弧一則有日距天

頂正午黃道有黃道與子午圈相交之角而求黃道高弧交角一則有黃道高下差而求東西南北二差末繪日食食分一圖既又與湯若望游所學日精自著算學會通凡正集十二卷考驗二十八卷致用十六卷考驗部中論交食一卷別題天學會通亦以勿庵訂證而行於世推算交食凡有兩例一用積日積月以取應用諸行度數由平三角弧三角等法逐次比例而得食分時刻方位一用立成表按年月日時度數逐次檢取角度加減而得食分時刻方位先生用表算之例簡捷精密其述厤法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冬至爲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秒數合泰端所推與穆尼閣以爲四十五秒者不同又以西法六十分不便以十進位改從古法以百分爲度蓋先生精擘西法雖得諸穆尼閣而折衷求當不墨守一家言或譏其謹守穆尼閣成法依數推衍非篤論也他所著書又有兩河清彙八卷車書圖考一卷氣化遷流八卷皆切於世用（參史傳　疇人傳　青州府志　四庫全書提要）

天步眞原人命叙

今魚生於水而鱗介爲波紋之象鳥生於林而羽毛有枝葉之形又土脈紆曲皆作本地北極出地之度木理迴旋皆向本地北極出地之方有形有生皆然而況於人夫養生者吐故納新欲令形氣不朽呼者飲食之氣亦即人原稟兩間之氣也吸者天地之氣亦即隨時五行推移之氣也則人原生吉凶與其流運禍福有所從受概可睹已譚命多家除煩雜不歸正道者不論近理者有子平五星二種子平專言干支其法傳於李虛中近世精於其道者譚理微中可以十得七八至於五星何茫然

也五星舊法出自欽察而所傳之法甚略如論日格不過有日出扶桑卯日朝北戶巳日帝居陽午日遇白羊戌日帝朝天亥五法論午宮格不過有日帝居陽日太陰升殿月南枝向煖木水名榮顯水字騎獅子字木蔽陽光木六法外顧寥寥也他如天官文昌兼以化曜諸說然驗與否皆居其半予於諸書多曾講求終不能自信於心也竊思其法傳之西域嘗讀洪武癸亥儒臣吳伯宗譯西法天文似稱稍備而十二宮分度有參差不等者乃獨祕之予久求其說而不解不知其玄奧正在於此壬辰子來白下暨西儒穆先生閒居講譯詳悉參求益以愚見得其理爲舊法所未及者有數種焉一爲生時不眞如子至丑一時而論人生則非刻漏之時而過午時圈之時一子時有三十度過午圈則子有三十時矣子時過午圈一也南北極出地又

有無窮之異則子時且不可以數計矣財帛等十二宮赤道皆三十度然不當用赤道而變爲黃道其宮分多寡有差五六十度者日月等七政臺厤皆本星黃道然不當用黃道而變爲赤道其出入宮分有差至三四十度者至於吉凶之遲速又全不關黃赤道而論升度而正球升度亦止午圈之一點外此斜升斜降隨極高下益不可齊以上數大法舊傳皆略得其似遂認爲眞而況各宮與七政性情相離相逐得力不得力如舊日格午宮格者萬未及一安敢以爲天地之情卽在是也此書幽渺玄奧非人思力可及他如回年行年流月細分縷晰皆指諸掌豈非爲此道特開生面乎命之理聖人不輕言而爲益世教未嘗無也窮通有定擇術在人或爲五帝之聖焉而死或爲操莽之愚焉而死涼薄時有益堅之念赫奕時有飲冰之思人

能知命即能寡過人也予喜得其理恐寫本流傳易湮勉力付梓有志此道者尚留意於斯

附錄

先生所著書屬於算術者曰對數比例乃西算以假求眞數之便法曰中法四線從古法百分爲度列正絃餘絃正切餘切四線屬於推步者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合中西法會而通之故總題爲算學會通惜不能以全書行世也（史傳）

天步眞原別本三卷專論人命亦穆尼閣所著先生爲之刻行與四庫所收一卷本專論交食者同名而異實金山錢熙祚跋

謂天步眞原似分部甚多尙不止二種特此二種各自單行熙祚又謂穆尼閣據七政高卑升降遲疾留逆定人命之吉凶不免依倣附會惟以弧三角推十二宮法斜弧形有兩邊夾一角及兩角夾一邊者用半和半較立算至精弧三角有所知之兩邊則其對邊之兩角有和可以求較有較亦可求和又以次形之法通之有所知之兩角則其對角之兩邊有和可以求較有較亦可求和入算既簡而得數甚眞實屢書未發之覆先生之刻是書蓋亦有取於此也（守山閣叢書所刻天步眞原）

先生當明季亂時練鄉勇修商山堡自固戰陣之方攻守之具類能出新意於古法之外一時郡縣多被焚掠環先生所居五十里盜賊無敢犯者（青州府志）

先生嘗應聘佐治河道因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

平通州南至浙江河湖泉水諸目皆詳載之又記黃河職官夫役道里之數及歷代至清初治河成績援據古今疏證明確別爲海運一篇欲倣元運故道與漕河並行蓋祖邱濬舊說也（史傳 青州府志）

先生同時吳江王曉庵治天算與齊名稱南王北薛及梅勿庵訂正兩家之書以爲吳江識解在青州之上然於天學會通深稱其便用而惜所訂註之處未獲與之相質其推重實不下於王氏諸書也（四庫全書提要 勿庵歷算書目）

馬先生爾楹

馬爾楹字構斯定興人父潔明末從鹿伯順殉難先生終身不應試歸居四十年不再娶篤學力行侍蘇門久問答最多編夏峯游譜（參夏峯年譜）

高先生鏞

高鏞字薦馨清苑人諸生順治三年從夏峯於北城研精性命之學夏峯問答語始有紀錄佐修新安縣志善草書好爲詩有淵穎集雜著數種分爲內外篇夏峯會爲序其嘯隱文娛蓋門人中之以文章著者（參夏峯年譜 夏峯集）

王先生之徵

王之徵字五修號密齋安州人事親孝夏峯講學新安來從學與論不覩不聞戒愼恐懼本體工夫合一之理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妙先生心領神會及夏峯移居河北徒步送之康熙元年再至蘇門請益夏峯告以舉事接言乃吾心與天下綰通之脈絡以義制事以道接言爲聖賢至詣其有錯亂者皆人欲牽纏見已而不見人耳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時時見有過可改

有善可遷方爲聖賢磨練之功學者惟於此致力而已先生家居獨學又從杜君異游顏習齋亦重之嘗曰當坦率時輒思王五修云參夏峯集年譜顏李遺書

陳先生潨

陳潨字半千安州人順治庚子舉人少好浮屠說既而棄去謁夏峯於蘇門稱高第弟子博究宋元以來儒先諸書於陽明傳習錄鹿伯順尋樂大旨尤生平所得力也年七十五卒祀鄉賢子鶴齡康熙丁卯舉人官正定教諭承家學在官效胡安定法教諸生門人私謚懿長先生參夏峯年譜北學續編

申先生涵光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貢生父佳胤明太僕寺丞殉國難順治中與裘邨先生孝義高行名重於時尤工詩

河朔推爲第一謁夏峯執弟子禮夏峯恨得之晚以聖賢相敦勉自是究心性命之學不復爲詩舉孝行再舉隱逸皆辭不就論學多持平之說嘗曰朱陸同適於道朱由大路陸由便徑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夏峯謂其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魏石生則稱之曰年少文壇老來理路聖賢之所謂博文而約禮也所著荊園小語進語聰山集詩文並行世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九弟涵煜字觀仲舉人涵盼字隨叔翰林院檢討並傳其學同郡殷岳字伯巖雜澤人崇禎癸亥舉人明末偕弟淵起義殺賊淵死而伯巖走免順治初官睢甯知縣先生招之歸與永年張蓋覆輿皆高隱工詩時稱廣平三子偕先生謁夏峯稱弟子夏峯仍以友視之有留耕堂集王體健字廣生曲周人明諸生甲申後隱居教授與先生伯巖諸人稱同志年六十三乃謁

夏峯執弟子禮夏峯已病告之曰學問之事在躬不在口隨時體認天理此外無他說也 參聰山集諸序　夏峯年譜　史傳　永年縣志

荆園進語

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

良知卽性善也陽明終日言良知卻云無善無惡何故

魯齋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則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守此爲游移者誠也然先須明理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若誤以爲是而概拒人言則是師心自用未有不敗者

陸子之學以究竟爲入門

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理學家奉爲不傳之祕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此說較有

的據

明哲保身只是不使此身陷於不義後人誤以偷生遠禍當之遂爲長樂老借口

良知卽四端致良知卽擴而充之其說本孟子最爲精確但標爲名目無事不歸於此所以招世俗之議

朱語有近陸者陽明擇出以爲晚年定論陸語亦有近朱者但無人擇出耳

近世多呼迂闊者爲道學道學至迂闊非善學者本自可厭闊道學者詭詞曲辨反若可喜然可厭者於人無害而可喜者流弊無窮此卽馬伏波畫虎之說也

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無實用況置仁義於不

講乎

論性是學問大源頭然用工夫卻是逆溯之法候到者自明辨之太早無益實事故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也

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且極詆程子爲未明道謂洗心正心非孔子之言存心存神孟子乃誤認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何哉

崔先生蔚林

崔蔚林字夏章一字玉階號定齋直隸新安人順治戊戌進士歷官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登第年未三十歸從杜君異問學上蔡張仲誠至京師聞其言大悅康熙六年往蘇門謁夏峯夏峯語之曰子嗜陽明須知陽明與程朱相劑爲用非有牴牾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不供吾之用孔孟之用用用在萬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日用猶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庵之言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有多少力量在路無旁蹊理惟一貫第爲之而已矣先生沈潛易義精思三年嘗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間有漸生漸長之義自爲一圖與瞿塘來氏易說合直經筵以致知格物說進詔撰易經講義未終病痱具疏乞休忌者言其病非實落職罷歸養病百泉時夏峯已卒與夏峯諸子共證所學康熙二十六年卒所作易講義未及成書自著有四書講義參夏峯集年譜畿輔通志

趙先生御衆

趙御衆字寬夫號惕翁欒州人諸生明季避亂居河南密縣順治十七年謁夏峯從游絕意仕進於六經羣史諸儒書多所發

明每自訟曰垂名千古易無愧一心難夏峯嘗曰吾門中若湯孔伯之端亮趙寬夫之補過求之古人亦不可得手輯夏峯遺書爲傳信錄二十五卷又輯粹語爲夏峯答問五卷錄其所見與師教合者爲弗措錄自著困亭錄大旨以事心爲主學貴收斂夏峯與論學書甚多嘗告曰道原無盡而學無了期安得有剝盡之時從剝處致力卽復之時非兩候也所欲所惡俱性命之理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從逆上得力正所以求其順也先生好言了悟故以此進之有山曉堂集行世錢佳選字升階號西齋密縣人拔貢淸修篤學所居超化村有山水林木之勝延接儒流講學其中慕夏峯之學往執贄歲往請質夏峯門下諸人亦時造訪其家後人立祠祀張仲誠趙寬夫湯潛庵耿逸庵李霞表馬構斯耿保極孫君僑陳孔恕馬荼史稱超化十子以

傳夏峯之學參夏峯集年譜　中州文徵　國朝學案小識

困亨錄

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無事

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失付之浮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

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遇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

千難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

理平鋪著足便四通八達

愼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愼

凡人只要辦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愼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己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

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挂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滯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

心本無物無物則虛虛則公公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紜雜賾遺大投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心存養得精神强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

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眞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到圓滿處

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故靜之言眞是了當更有何說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工夫是疏源達流不使壅塞之意

二氏有云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爲非但立言太簸弄眞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罷不能

費先生密 別見諸儒學案

案夏峯年譜詳載及門諸人在附案之外者甚衆賈爾霖字用汝先生之壻清苑人萬歷四十四年從學李天篤閻顧行閻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評蔚雲會王宏圻王際明皆容城人天啟五年從學牛光祚容城人劉之躍直隸新安人崇禎二年從學鹿立雅奏雅望雅皆伯順子度雅

量雅維雅抱雅皆伯順姪崇禎三年從學劉師因字範修
崇禎己卯舉人官天台知縣張維德字交峯容城人崇禎
六年從學王爾祿明進士清官刑部侍郎清苑人及弟爾
禧崇禎八年從學郭衛明字扶陽耿權字是經定興人崇
禎十一年從學耿好訥好訥定興人崇禎十二年從學田
存芝字儕蘭定興人崇禎十三年從學李知新字晉亨新
安人馬之馴字習仲雄縣人孫鳳立字備九容城人順治
二年從學金鏡字仲遠京師人仇憲稷字異渥新安人順
治三年從學王家禎字孟山淮安山陽人官新安知縣順
治四年執贄稱弟子于鴻漸字杜若順治王辰進士官醴
陵知縣謝皇錫字彝甫皆安肅人王延袞字譽之清苑人
順治五年從學盧兆唐易州人順治六年從學李之藻字

含生王元鑣字玉乘康熙甲辰進士官中書皆成安人李
體天字性甫弟合天字仁甫明天字信甫新安人馬膚錫
字振公弟載錫字宜公安邑人順治七年從學景應熊字
乾禎安邑人孟瑤字二清汲縣人王一廉雄縣人順治八
年從學耿燿字大炤耿帝德字一夔太康人李貞吉字元
善肥鄉人順治十一年從學杭世拯字行麓武陟人順治
十三年從學楊行健字乾行順治己丑進士官陝西藍田
知縣直隸新安人郭迓禧字駿臣郭遇熙字駿臣新鄉人
李滋字奕倩大興人黃載字載公開封人順治十四年從
學王際三字君佐陽武人張燦然字天章原武人郭治化
字熙侯新鄉人順治十五年從學田迺畝字治埏易州人
趙炎安肅人劉始蒼字蒼石杞縣人王國鼎官汲縣永順

治十六年從學韓鼎業字子新王瑣字伯生皆盧龍人陳向敏光州人王永康字有年宿州人順治十七年從學郭世昌顧琮沈大中皆河內人張嵩嵓盧龍人李鼎新延津人順治十八年從學任宅心字含眞李中節字合符皆汲縣人康熙元年從學劉鴻聲字震之輝縣人鄧傳字其可大興人張興泰字叔大涿州人吳珊字嵩三淮安人康熙二年從學陳奉敕字子石滄州人孫立勳字鼎甫康熙壬子舉人官邢臺教諭李瑞徵字吉占康熙丙辰進士舉博學鴻詞官戶部主事李昌宗字公傑官山海關教諭李發長字鳧生官行唐教諭皆容城人崔若泰字魯望田迺理字界涎皆易州人劉統字公理清苑人高侃字蓋臣蒲州人管有度字公式楊爾嘉字亨子楊爾淑字湛子康熙丙辰進士官通政使管嗣音字振聲周維翰字御五陳大廷字憲五皆新安人康熙三年從學王方穀字濟美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中書新城人劉鼎新字重華舉人容城人戴明說字巖舉號定園子玉綏玉絜孫曼陳遇堯趙時泰孫揚陛劉重慶皆滄州人徐夢松郎鄞人趙應文閻廷儒閻廷秀唐文龍王特簡皆成安人尚重字威如新安人梁廷援字以道馬千秋王餘厚皆鄢陵人申宣國延津人康熙四年從學張汝霖山東人常大忠山西人王志旦上蔡人康熙五年從學程起鳳字來儀西華人韓子厚盧龍人祝甘來山陰人方馥徽州人李玉鉉滄州人王采獲嘉人殷廷琯孫纘緒張珓張璘郭景暉劉若武杜晉卿皆新鄉人康熙七年從學李希文鄭有四皆密縣人郭晉熙新

鄉人康熙八年從學李居易字松友官密縣知縣東阿人
呂源字原水萊蕪人熊九疇字洛敘大名人劉興秀滄州
人郭承佑郭景暘郭珏段四知暢泰徵劉孳雲皆新鄉人
王鄴王邵朱藝皆輝縣人康熙九年從學尹幡然陳垣皆
保定人張欽翕新鄉人王攀桂郭采趙溶皆獲嘉人陶公
緒原武人康熙十一年從學王荷興孫爾棫皆臨漳人康
熙十二年從學熊夢飛大名人宋拱微廣平人步翔安陽
人李對劉繹祖新安人康熙十四年從學夏峯晚年有懷
友詩云孔聖有四友又復偕六侍顧我老而病同人望更
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孔伯當仁不肯避明
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新安一作定齋勇向學識力何超異滄
州一作定圃訟往愆晚節抉其祕寬夫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

老輕去鄉薦聲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問借筆記習仲能
知幾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俠腸錢薛具識器構斯安貧賤
守身明大義渾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衷
亦夔智駛臣有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孺慕含眞嚴指
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景子嘉其志儕
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鳧盟荆園語鄂州辯學字廉幹推
逸庵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
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失墜詩中所舉凡二十
九人皆及門高第也其事蹟不盡可考附載以見概略

夏峯交游

刁先生包別爲用六學案

魏先生裔介別爲柏鄉學案

魏先生象樞　別爲環溪學案

張先生沐　別爲起庵學案

杜先生越

杜越字君異號紫峯定興人明諸生孝友尚義從鹿伯順學以明道爲己任左魏獄起偕同營護過江村者爭與納交慨然有用世之志明亡遷居新安絕口不談時事布衣蔬食授徒以奉母一時學者咸師事之處人和易而剛介絕俗學尊陽明每舉羅洪先答何善先蔣道林兩書教人大本在孝弟得力在分晰義利平生嚴取與及門弟子一紈爲壽亦必拒之不受也康熙中詔舉博學鴻詞被薦歎曰名誤我堅辭大吏遣車騎强之行至京師杜門謝客時傅青主同徵至試日皆以老病告舁入伏而不謁命免試出卽日行及歸特旨授中書皆不拜時比之嚴光周黨云年八十七卒病甚友人問之告曰人本有情必使之忘是絕情也此二氏矯人語聖賢窒以人等木石耶我無非自得時卽病而主宰常清無他苦也著有紫峯集十四卷夏峯序而行之門人私謚文定先生

李先生甦

李甦字霞表雄縣人與夏峯有連相從數十年誼兼師友晚號三無道人三無者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也順治七年訪夏峯於蘇門相與論易夏峯乃著讀易大旨曰道人以瓦橋老布衣一旦升堂入室三十年閒修之力盡在於不見不聞他人烏足以知之先生輯經中遯世之旨彙爲一編曰遯世衰集首取易之潛龍蓋惟有龍德而後可以遯世也夏峯字之曰遯世與避世異辟世必隱遯世不必隱辟則入山深入林

密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遯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惟有不悔而已辟世高遯世大此聖人賢人之所由分也荷蕢丈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序列於論語中未嘗不高其誼至序逸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皆遯世之義也遯之途寬故遯之義大堯夫有云卷舒萬古與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參夏峯集

張先生溍

張溍字上若磁州人父鏡心字湛虛明兵部尚書晚歸林下著有易經增註夏峯稱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先生順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湯潛庵耿逸庵以道德相砥礪因親病乞養歸服闋赴補會有翰林外轉之命告歸家居二十年究心性命之學型家教子遂不出學以毋自欺爲本嘗曰眞學問在行誼知而不行猶弗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不妄交游惟與夏峯往復論學夏峯與交在紀羣之間河朔學者咸尊奉之著有澹寧集十卷遺書彙訂爲雲隱堂集三十卷弟沖字遂子亦究心性理夏峯謂其言有體有用學者稱九老先生子榕端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文學名參夏峯集

幾輔通志

許先生三禮

許三禮字典三號酉山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授浙江海寧知縣在任八年循績甚著行取御史累擢兵部督捕侍郎疏請以漢儒董仲舒從祀文廟議南北郊配位彈劾尚書徐乾學中外望其風采晚以病告歸遽卒初赴海寧時謁夏峯問學夏峯語以事賢友仁之道又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方

成其爲忠孝後貽書論希天之道在海寧聘黃梨洲主講後官京朝有疑必貽書相質先生以明儒宗艮知每本心而不本天故論學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舍敦倫之外更何處可見實行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效宋趙抃故事旦晝所爲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寧皆建告天樓聖祖嘗稱爲道學云所著書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答考正史綱說聖學發明海昌講學集註丁巳問答以天自信圖紀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參史傳　徐文駒撰墓誌　國朝學案小識）

附錄

先生官京朝時聖祖召對問河圖洛書道治之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忽金火易位何也對曰此即一陰一陽之道也天地大德曰生故河圖左旋而相生爲順數洛書右轉而相剋爲逆數一順一逆位所由易也上曰既順何以逆對曰孤陽不生獨陰不成河圖自北而東順以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洛書自北而西逆則相剋上下四方中就對待言既五數在中縱橫皆十五矣惟剋乃所以生也陰陽交則生變變則生生不易上又問洪範九疇皇建有極謂人參三才此說是乎對曰自天地開闢以來賴有聖人願治而不願亂者天地之心有治而不能無亂者天地之數數至則生聖人撥亂返之治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聖人建極會極歸極之功也聖人既能撥亂而返之治始副天地長治之心此人參三才之說實理也亦實事也上頗嘉美之（徐文駒撰墓誌）

讀中庸天命之謂性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

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國朝

學案小識

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入手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也又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尚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碍否眞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即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敎即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同上

唐鏡海曰西山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推行可持之永久同上

夏峯私淑

胡先生具慶

胡具慶字餘也號俟齋先世爲容城人父范官至韶州知府初任睢州樂中州風土家焉遂隸籍杞縣先生康熙庚子舉人乾隆壬戌明通榜銓授陝西石泉知縣政尚慈惠桂林陳文恭公時爲巡撫撫賢之以病乞休未幾卒孝友篤學私淑夏峯屏除門戶之見於晦庵陽明兩家殊途同歸反覆推闡作爲論辨其義

甚詳大旨以愼獨爲進修之要研究經義皆鞭辟近裏所著四書惕中錄尚書日思錄讀易自考錄孝經章句孝經外傳儀禮經傳通解禮記類詮洪範論荀子大醇子產言行錄求志山房詩文稾藏於家參求是山房文稾

四書惕中錄

大學一篇之中性字只一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由此觀之可見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便是人之本性也欲識性者須於好惡得其正時認取性中本無好本無惡只有純然一善而已惟其只此純然一善所以遇善便好遇不善便惡故於好惡之得其正時可以見人之本性

好惡之正者乃從性而出者也好惡之僞者滯者偏者私者皆非從性而出者也大學於誠意章則欲去其好惡之僞正心章則欲去其好惡之偏治國平天下章則欲去其好惡之滯修身齊家章則欲去其好惡之私凡皆欲去其好惡之不從性而出者耳去其好惡之不從性而出者存其好惡之從性而出者則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凡其好惡所形著之處卽莫非眞性所流行之處矣故吾謂大學卽性學大學之條目工夫卽性學之條目工夫也

意者心之初萌獨者性之本體大學以愼獨爲誠意工夫乃是要學者把一切意念之萌都返而歸諸性命之眞卽意卽性乃是滴滴歸源之學

治天下不患無才惟患無萬物一體之眞心耳心旣眞矣則視天下猶一身視天下百姓之疾苦猶一身之疾痛疴癢也本此心以救天下之疾苦亦猶身有痛而不禁其自撫之身有癢而

不禁其自搔之則其興利除害自有不容已于心者而才即出乎此矣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亦不過本此眞心以推之耳只此一段眞心天德王道具在是矣

君子終身工夫只是一箇愼獨君子終身事業亦只在一箇愼獨就獨中以致知誠意正心就獨中以窮理盡性至命燕居寂處時如此用工大庭廣眾中亦如此用工即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從愼獨中做出來把天地萬物都包括在一獨中把位天地育萬物都包括在一愼獨中故君子一愼獨而內聖外王之道胥舉于此矣

仁智勇三達德皆本於無欲無欲則心無所蔽而見理明智也無欲則心無所私而存理純仁也無欲則心無所歉而浩氣常伸勇也一無欲而智仁勇以全智仁勇全而聖人之德以備故學聖之要必以無欲爲要

吾謂聖學只在愼獨而或有疑其偏者以爲聖學必兼知行而愼獨不足盡之也不知後覺效先覺之所爲惟欲明善復初而吾獨體之眞即所謂性善之初體也明善者明此而已復初者復此而已故必用愼獨之工夫致其精明使本體無一毫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致其專一使本體無一息之離然後可以復初是則聖學兼知行而愼獨即兼知行也吾謂聖學只在愼獨夫豈一偏之說哉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說者以爲曾子借學者之忠恕移上一層以明聖人之一貫此說非也聖人亦實實做盡己推己的工夫其著力用功更有甚于學者豈皆任其自然而出之者乎但聖人盡己推己的工夫能貫徹于事事物物之中而無一事一

物之不忠不恕者此其所以爲一貫之道學者雖亦做盡己推己的工夫但或能行于一事一物而不能貫徹于事事物物此其所以不及聖人故吾謂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只有純駁之分初無安勉之別要其做盡己推己之工夫者總是一般豈必將學者用力之忠恕移上一層說到安行自然而後足以明聖人之一貫乎

孟子養氣工夫在於集義先儒謂集義猶言積善其說是矣但須於其中識得主腦不識主腦則工夫便無把鼻主腦者何吾性是也義卽吾性所固有善卽吾性之本然故集義者必以性爲主腦而後衆義歸其宗積善者必以性爲主腦而後萬善會其元衆義歸其宗而後義之集者全萬善會其元而後善之積者備

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孟子此語乃歐陽本論之所自出昌黎原道篇末亦歸於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亦孟子反經經正之旨也自古闢邪之法莫要於反經二字蓋邪正不兩立正盛則邪自衰此一定不易之理後世種種邪教皆由經之不正而生雖近日查禁邪教立法綦嚴先王之道未明禮義之教未興而徒嚴查邪教恐一邪教滅而一邪教又起終不足以斷其根株而絕其萌芽也

文稟

中立辨

今世之儒者不宗朱則宗王宗王者則必攻王宗朱者則必攻朱紛紛然爭辨而未已也或者病其若此乃欲兩是而並存之人因謂之調停謂之中立今余兼取朱王之所長而皆以爲吾

師得毋近於中立之見調停之說乎曰非也夫天下之理不可有兩是也任其殊塗百慮總惟歸於一是耳然所謂一是者何以定之亦以吾性之理定之而已矣吾性之理本之於天具之於心涵而爲純一之體發而爲靈明之用其靈明之發而爲最初之一念者則良知是也即良知之發而識吾性之眞因推極其良知之用以復還吾性之體是王子良知之說正有合於吾性而不可以爲非者也吾性之理本之於天具之於心統而爲彝倫之大散而爲萬事萬物之賾是萬事萬物之理即吾性之理之所存也本吾性之理以格萬事萬物之理窮萬事萬物之理而益明吾性之理是朱子即物窮理之說亦有合於吾性而不可以爲非也蓋王子得吾性之要朱子得吾性之全不得其要則泛濫而無本不得其全則缺略而不該然所謂要者即所以統具乎其要非於要理之外而別有所謂全是吾所謂歸於一是者也夫豈徒欲兩是而並存之以爲中立之計調停之策哉彼爲中立之計者特欲以避人之攻是子莫之執中無權也爲調停之策者特欲解人之紛是宋鈃之以腳合歡也吾則以爲人之攻不必設私意以爲之避人之紛不必立巧論以爲之解惟當返而自認吾性之理而已矣吾性之理有其要亦有其全是必合兩家之說而吾性之理始明亦必合兩家之學而吾盡性之功始備故吾以爲吾人之爲學當以陽明之宗旨用考亭之功夫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讀易自考錄序

辟敬軒先生有云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雖盡讀古今天下

之書無益也況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萬理萬象萬數皆括其中
自漢氏以來談易者何啻數十百家而其理終有闡發不盡其
象終有摹寫不盡其數終有推測不盡者惟返而體諸身心乃
覺六十四卦卦卦皆吾身心之模範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皆吾
身心之鍼砭而日用行習間乃無時非體易之實學無在非用
易之實功矣具慶賦姿愚闇雖性頗嗜書而苦無實得至於易
中廣大悉備之蘊尤未能窺見其萬一也第於誦習之際每讀
一卦輒以此卦自問其身心之合否每讀一爻輒以此爻自證
其身心之是非吉無咎者則思以爲法凶悔吝者則思以爲戒
每有自奮自勖自惕自警之語輒筆而記之題之曰讀易自考
錄以見余之讀易於其萬理萬象萬數之無窮者皆未能有所
發明惟用以自考吾身心云爾